



Whodunit

点与线 / 脸 / 女人的阶梯

大师推理名作坊



松本清张

大师推理名作坊

松本清张 卷

[日] 松本清张 著
张永才 等译

新疆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松本清张/张永才等译. -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3.1(大师推理名作坊·世界推理作家精品)

ISBN7-228-07272-3

I. 松… II. 张 III. ①长篇小说-作品集-日本-现代
②中篇小说-作品集-日本-现代 IV. 0247.1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00969

大师推理名作坊

松本清张

张永才 等译

出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编 830001
责编 杨振明
印刷 四川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发行 新疆人民出版社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9
版次 2003 年元月第 1 版
印次 2003 年元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定价 26.80 元

ISBN7-228-07272-3/I·4230

日本社会派推理小说的“一代宗师”

松本清张

推理小说与侦探小说之间的不同，主要表现在犯罪的社会背景不同。在江户川乱步时代，推理小说揭示的犯罪动机不外乎争夺遗产、因情怨恨、复仇雪恨，基本上与欧美侦探小说相似。但到了松本清张时代，他把小说的背景放置在整个社会的大背景之下。日本政界、财界乃至官场的黑幕都得到了生动表现；对犯罪的剖析，也触及到人性的高度。在这方面，松本清张与60年代崛起的森村诚一是杰出的代表。

松本清张（1910—1992年），生于福冈县。家境贫困，他原有两个姐姐，都因家贫而夭折。他只读完小学就被迫放弃书本去当学徒，先后在电器厂、印刷厂打杂做苦工，后来又《朝日新闻》当计件工。32岁时才到报社广告部搞设计。松本清张一家8口，在战后那段经济困难时期，为了糊口，他什么活都干：扫街、卖烧饼，受尽种种屈辱，但他喜爱文学的念头始终未变。1953年举办“百万人小说”征文比赛，松本清张跃跃欲试，写了一篇《西乡钞票》的短篇去投稿，结果获三等奖。这对于44岁的松本清张来说真是欣喜若狂，也促使他继续从事写作。1954年，他又获日本芥川奖。芥川奖是日本纯文学的新人奖。许多人都不知道作者已经45岁，他的小说是在简陋的宿舍中，一边赶蚊子，一边执笔写出来的。

如果说森下雨森是江户川乱步的伯乐，那么松本清张的脱颖而出，应归功于木木高太郎的功劳。获得芥川奖的松本清张在木木高太郎的帮助下，调动了工作。并在这位知名作家的鼓励下，写出了《点与线》。《点与线》是日本侦探小说进入推理小说时代的一个代表作，作品在日本引起轰动，并被誉为“世界十大推理小说之一”。

以后，大器晚成的松本清张佳作如潮：《隔墙有眼》、《雾之旗》、《零的焦点》、《女性阶梯》、《死亡的流行色》、《波浪上的塔》、《玫瑰旅游团》、《歪斜的复印》，以及短篇小说《脸》、《龟子旅馆的凶宅》、《谋害情人的画家》、《盗卖赛马情报的女人》……从而在日本掀起了一股“松本清张热”。他写了100多部侦探小说，同时还著有历史小说、科幻小说和纪实文学等作品多部，并多次获得各种文艺奖。1963年起接替江户川乱步，担任日本推理作家协会理事长。1992年去世，世界各大报刊均发了消息，纪念这位杰出的推理小说家。

松本清张在世界侦探小说史上有独特的成就，在日本文学史上也是令人瞩目的作家。他的文学成就在推理小说史上的贡献，可以由四个方面来证明。

一、开拓了侦探小说的范围。是他第一个树起日本社会派推理小说的大旗。在松本清张之前，江户川乱步小说的背景都是以城市为中心；横沟正史则扩大到农村，但追捕凶手的过程，都局限于某个城市或某个县。松本清张的《点与线》将推理小说的场景无限扩大，南到九州，北至北海道；江户川乱步、横沟正史批判的对象只是某个犯罪集团、松本清张则把矛头直对高层的统治集团：政界、军界、财界的高层头头是幕后真凶。《波浪上的塔》

揭露政府与财界勾结，贪赃枉法；《雾之旗》揭开日本法律界的内幕；《黄色风土》抨击了军界狼狈为奸；《萧瑟树海》暴露了教育界的尔虞我诈；《深层海流》则把矛头直指政府内阁。松本清张曾公开宣称：“文学即暴露”。他是一个有社会责任心的作家，也是一个敢于说真话的作家。

二、歌颂了社会低层的“小人物”。在松本清张的小说中，没有一个固定的侦探，没有福尔摩斯、波洛，也没有明智小五郎、金田一耕助，他把侦探写成普通的刑警，或者某个遭受社会压迫的小人物。他曾说：“作家不是特别的阶层，而只是普通的市民，若有特权思想，岂不自寻末路。”他在《零的焦点》中同情受污辱的妓女；在《点与线》中为小人物受冤鸣不平。因此，松本清张的小说被称为“庶民文学”，这是有充分依据的。

三、创造了朴实无华、平易近人的文风。在江户川乱步与横沟正史的作品中。常有故弄玄虚、诡秘莫测的场景与情节；但松本清张却以平实的叙述赢得了读者喜爱。他认为他是为普通读者写作的、文字力求通俗易懂。如《女性阶梯》、《女人的代价》写得十分亲切感人。写人物心态的复杂变化，尤其入木三分。他不喜欢花俏的文字，也不卖弄学问。其实，松本清张的文学功力很深，他不仅是小说家，还是剧作家、政治评论家、美术家。在日本推理小说家中，他与森村诚一的英语最好。但他从不炫耀自己，追求一种老百姓能够接受的文风。

四、松本清张的推理小说有极高的艺术趣味。他写了不少凶杀案，但没有血腥恐怖的味道。他写男女之情，没有色情的痕迹。他以曲折的情节与严密的推理形成自己的风格，又在书中穿插了各种知识。如《点与线》，详尽地写各地风俗人情，对交通环境的

交代真实可信，对名胜景观的描写诗意盎然。他擅长以优美的文笔写风景，写地理环境，让人在紧张的气氛中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在一张一弛中领略推理小说的奥妙。总之，读松本清张的推理小说，是一种艺术享受。

松本清张是以纯文学家进入文坛的，后来成为大名鼎鼎的推理小说家。有人以为他太可惜了，但松本清张始终认为文学是写给广大读者看的，作品只有拥有读者群才有生命力。他当年投稿时曾受到著名作家井上靖的冷遇；他成名后，扶持了许多新秀。他一直写到80岁才搁笔。是个多产优质的文学大师。

目 录

点 与 线

第一章	目击者	3
第二章	殉情自杀	10
第三章	香椎火车站和香椎电车站	18
第四章	从东京来的人	27
第五章	第一项疑问	36
第六章	四分钟的安排	44
第七章	偶然乎？有意乎？	52
第八章	北海道和九州	57
第九章	数字上的风景	65
第十章	北海道的目击者	73
第十一章	难破的障碍	81
第十二章	一封启发性的信	98
第十三章	水落石出的报告	109

脸

井野良吉的日记	127
石冈贞三郎的自述	147

井野良吉的日记·····	154
石冈贞三郎的自述·····	158
井野良吉的日记·····	158
石冈贞三郎的自诉·····	159

女人的阶梯

序·····	163
一 大女人和小男人·····	169
二 邻室的图案设计家·····	183
三 一天假·····	195
四 妇女杂志的女编辑·····	209
五 精神与理性·····	222
六 两年后·····	234
七 在博多·····	245
八 无形的箍·····	257
九 妨碍·····	275
十 重返故地·····	295
十一 神秘的线·····	310
十二 调查报告·····	328
十三 九州来信·····	340
十四 可能性·····	345
十五 旅行后的幸子·····	354
十六 幸子独立·····	369
十七 抓痕·····	387
十八 犯罪之夜·····	393

十 九	怀疑	399
二 十	反侦查	425
二十一	抓证据	438
二十二	脖子上的绳索	452
二十三	订婚	465
二十四	冈野的变化	482
二十五	证据和证言	505
二十六	检察官的推理	517
二十七	犯罪行为的设想	523
二十八	丑女人的作用	535
二十九	检察官的“自由心证”	554
三 十	挑战	572
三十一	检察官的失败	583

点 与 线

微也点

第一章 目击者

安田辰郎一月十三日在东京赤坂区的“小雪饭庄”宴请一位客人。客人的身份是政府某部的司长。

安田辰郎经营着安田公司，买卖机械工具。这家公司这几年颇有发展。据说，生意蓬勃的原因是官家方面的订货多。所以，他时常在“小雪饭庄”招待这类身份的客人。

安田时常光顾这家饭庄。在附近来说，它虽然称不上是第一流，却正因为如此，客人到了这里才不会挤得肩碰肩的，吃得心里踏实。况且，伺候酒席的女招待也能个个招呼周到。

在这儿，安田是位有名的好主顾。出手豪爽乃是当然的啦，他也毫不讳言，在这里请客就是“下本钱”。除此之外，不论他与女招待们混得多么熟络，他从不透露自己宴请的客人到底是什么身份。

从去年秋天开始，以政府某部为中心的贪污事件正闹得满城风雨，据说有许多有关的商人也牵连在内。报纸推测，调查工作正在下部官员中进行，到了春天，恐怕就要波及到上层人士了。

正在这个时候，安田宴客的场合更加增多起来。客人之中也有一连来过七八次的。女招待们顶多约略知道他们贵姓，却完全弄不清楚这些人的来历。不过，安田请来的客人似乎都是政府官员，这一点是女招待们无一不晓的。

不论宴请的客人换了多少，看账付款的总是安田。所以，“小雪饭庄”一向把他当作大主顾看待。

安田辰郎也就是三十五六岁的年纪，大脑门，直鼻梁。皮肤有些黑，眼睛却挺有神，两道浓眉像是用笔描过似的。举止一看就是

老练的商人，安详淡定。女招待们很欢迎他，安田也同她们合得来，却从来没有对哪一个表示过野心。对大家一视同仁，同个个都谈笑风生。

在伺候过他的女招待里面，以第一次他来时就碰巧伺候他的阿时服侍他的机会最多，不过，都是在酒席宴前有说有笑的，并没有什么过份亲密的模样。

阿时今年二十六岁，皮肤白皙，相貌出众，要是少说四岁，也一样会有人相信。黑黑的大眼珠，颇能吸引客人。客人们不论说句什么，她只稍微微微一笑，把眼睛往上一飘，就能够让对方神魂颠倒。她对这一手很有心得，不时使用。瓜子脸，薄嘴唇，侧着脸很好看。

人既漂亮，客人里面自然有人对她另打主意。这里的女招待都是自外面返工的。下午四点钟来，晚上十一点钟走。有人就专门在新桥车站的大门下等她放工，邀她去玩。她倒也并不是满脸冰霜的一概拒绝，总是“好啊，好啊！”地答应着，先拖上三四次再说。

“不答应，就有人生气。这两天不是刚有一个人到这里吃饭，拍了我一把。”阿时一边说一边把衣服掀起来，让伙伴们观看她的膝盖。果然，白皙的皮肤上面，有一块像黑痣一般的淤血。

“真混账。说起来，也因为你真是让人家神魂颠倒啊。”安田辰郎当时正在场，端着酒杯笑呵呵地说。安田在这里从来不动手动脚的。

女招待八重子搭话了。“这么说，安田先生，你对我们可是一点兴趣也没有哇。”

“怎么才算有兴趣，难道非要泡过来才行吗？”

“啊呀，居然说出这样的话了，你倒是什么都懂啊。”金子马上搭腔了。

实际上，“小雪饭庄”的女招待们对于安田多少都有些好感。只要安田肯下功夫，大概谁都愿意多和他接近。

所以，安田那天晚上把那位政府官员送走之后，又回到饭庄里

小酌，忽然说道，“怎么样，我明天请你们吃饭好不好？”八重子和另一个女招待富子听了，高兴得连忙答应下来。

“啊呀，阿时不在这里，把阿时也请去吃不好吗？”富子说着话，向四下里张望。阿时不知道有什么事情，正好不在左右。

“好了，就是你们两位吧。下次再请阿时。人太多了也不合适。”

这话倒也是实情。女招待们都要在四点钟回到饭庄。如果出去吃饭，回来得晚，三个人都不在这里就不大好了。

“就这样吧，明天下午三点半请到有乐叮的雷班咖啡馆吧。”安田眯起眼睛笑着说。

二

第二天，十四日，下午三点半左右，富子来到雷班咖啡馆，安田已经坐在后面的餐桌旁闲啜着咖啡了。

富子招呼了一声，便在旁边坐下。在“小雪饭庄”虽鳞常见，换了另外一处地方，心情又不相同。富子坐下时，两颊不觉发红。

“八重子还没来啊？”

“就来了吧。”安田满面笑容，喝着咖啡答话。没过五分钟，八重子也羞答答地来了。

“吃什么好呢？西餐、炸虾、生鱼、中国菜？”安田一样一样地介绍。

“西餐。”两位姑娘一齐回答。日本菜在自己的饭庄里已经见多了。

三个人离开咖啡馆。走向银座。这时候，银座的人稀稀朗朗的。天色颇好，就是风有些凉。没有几步路，就从尾张叮的街角来到松权屋。这里的餐厅也是一样清静。

八重子和富子说了不少客气话，然后拿起菜单慢慢研究，商量半天，也拿不定主意。

安田悄悄地看了一下手表。八重子发现了，连忙转过头问道：

“安田先生还有事情要忙吗？”

“不，不忙，准备下午到镰仓去。”安田叉起两只手，放在餐台上。

“啊呀，人家还有事情。富子，快些叫菜吧，”三言两语就把菜单点好了。

这一餐饭用去不少时间，三个人天南地北闲谈，安田显得很高兴。水果端上来的时候，他又张望了一下手表。

“是不是到时间了？”

“没有，没有。”安田这样回答。然而，咖啡端上来时，他的眼光又落在左腕上。

“差不多了吧。我们告退了。”八重子抬起身来说道。

“嗯，”安田一边抽着香烟，一边眯着眼睛，似乎在考虑什么事情，“怎么样，就这么分手吗？我一个人有些闷，你们两位到上野车站送我上火车吧。”这几句话，一半像开玩笑，却又有一半说得郑重其事。

两个女人彼此张望了一下。现在回到饭庄去上班，时间已经迟了，如果再去车站，岂不更晚。可是，安田辰郎此刻的表情，虽然显着轻松，话却说得认真。女人们心里说，你闷不闷又有什么。然而刚刚吃了人家一餐饭，谁也不想把气氛搞得不愉快。

“那也好，”富子下了决心说道，“不过要先给饭庄打个电话，说明我们晚些回去。”

她打完电话回来，安田辰郎站起身来准备出门。这时，他又看看手表。女人们在旁边看到，心说，这个人真爱看表。

“坐几点钟的车啊？”八重子问道。

“十八点十二分，就是下一班，现在五点三十分，也该去了。”安田一边说着，一边到柜台去付账。

坐汽车去火车站，五分钟的路程。在汽车里，安田一再致谢，八重子和富子你一言我一语地说，“安田先生，这不算什么。像这样的事情都做不到，就显得我们小器了。”

到了车站，安田买了车票，又递给她们两张月台票。去镰仓的车是第十三号月台，电钟的指针就要搭在十八点上。

可是，十三号月台上，车还没有来。安田站在月台上，眺望着南边的月台。那边是长程火车的月台，一边是第十四号月台，另一边是第十五号。这时，十五号月台上已经摆好火车，正在上客。第十二号、第十四号月台上都没有车辆，所以可以清清楚楚地从这边望到第十五号月台的火车。

“那是开往九州博多的特别快车‘朝风号’。”安田讲给两个女人听。

火车前面，乘客和送客的人摩肩接踵，赶忙上车，人来人往显得很乱，正在这时，安田叫了一声，“喂，那不是阿时吗？”两个女人顺着安田的手指向那边一望，八重子不由得叫起来，“可不是，真是阿时。”

三

果然，阿时正混杂在第十五号月台的旅客群中向前赶路。周身是旅行打扮，手里还提着皮箱，分明是准备搭车到哪里去。富子望了一阵，也发现了她，不觉叫道：“是呀，是阿时！”

可是，更加出于她们意外的是，阿时旁边还有一名青年男子，两个人亲亲热热地在谈话。这边只能看到那男子的侧脸，她们实在看不出来是谁。他穿着一件黑色大衣，手里提着一个小型公事皮包。两个人夹杂在人堆里，或隐或现，忽快忽慢地走向火车。

“这是到哪儿去呢？”八重子屏息凝气地问道。

“那个男人又是谁呢？”富子也压低嗓音。

阿时在那边月台上一点也没有注意到这边还有三个人遥望着她，带着那个男子一直向前，一会儿，她站在一节车厢前面，看看车辆号码，那男人先上了车，转眼之间，失了踪迹。

“阿时是不甘寂寞啊，看样子是跟那个人到九州旅行去了。”安田一个人自言自语。